

聚之書論

——
赏雨茅屋闲谈

吴聚之



聚之書論

——赏雨茅屋闲谈

吴聚之



JUZHI SHULUN
SHANGYU MAOWU XIANT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之书论：赏雨茅屋闲谈 / 吴聚之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495-1364-2

I. 聚… II. 吴… III. 汉字—书法—文集
IV. 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82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9 字数: 78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 言

人人都说温哥华是个好地方。你知道温哥华以什么闻名于世吗？——雨。Vancouver is famous for its raining. 温哥华的雨从漫山枫叶红遍的深秋，淅淅沥沥地直到来年的暮春三月。这是一种怎样的雨啊！它不但让你听得到它的声音，看得见它的姿态，而且能让你感觉得到它在空中的精魂。

我的书斋——“赏雨茅屋”就坐落在温哥华的鹿湖之畔，这里清幽静谧，景色迷人，最宜赏雨。人老了，对其他许多事情都不怎么感兴趣了，“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在漫长的雨季里，多么希望有朋友来赏雨，来闲谈。

料峭春寒未出门，
阴阳造化转乾坤。



才消片片残冰迹，
又现青青嫩草痕。
两套蜗居容我住，
一壶浊酒待君温。
年年今日鹿湖畔，
细雨樱花正断魂。

聚之

2011年早春二月于温哥华

目 录

说 “胆”	1
对《兰亭序》要分析,不要盲目崇拜	5
论美与丑	25
再论美与丑	29
傅山的神话	31
“四宁四毋”正读	37
千年大是非	46
长乐唯君子 为善百祥集	54
《集王圣教序》赞	61
《集王圣教序》与院体	67
碑与帖	71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77
“羲之俗书趁姿媚”正读	81



中国书法之“媚”	90
群星璀璨	95
笔画最多的汉字	97
一项建议	100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103
读《广艺舟双楫》杂记	108
走近钱镠 争当杂家	113
谈“情”说“爱”聊书画	117
余 论	121

说“胆”

古人认为“心”是管意识的，故有“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之说。“胆”是管勇气的，所以形容胆小，谓“胆小如鼠”；形容胆大，曰“胆大包天”；说某人有心思而无胆量、敢想而不敢干，叫做“有贼心，无贼胆”。

作画、作字之人时有犹豫在心，更有怯懦于胆，所以有的画家、书家提笔在手，往往对自己内心大喊：胆！胆！胆！拿胆来！有的书画家则借酒壮胆，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借着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之际，快意挥洒，酣畅淋漓。更有甚者，装颠装疯，执笔濡墨在手，就像诸葛亮借东风那样：仗剑执法、跣足散发、装神弄鬼，俨然神灵附体，旁若无人，以暂时摆脱人世间的束缚，让潜意识的灵感淋漓尽致地发泄，豁然心胸，略无滞碍。如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有了颠张、醉素、杨风子之类佳话、美谈。聚之中年时很羡慕这些人，也曾效法这



《残菊》 水墨画 聚之学八大山人

些人借酒挥毫、装颠作字，也想“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但并不十分灵验，也总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有时甚至举杯壮胆胆更怯。70年来也从未见过喝醉了酒就能画得出好画、有精神病的人也能写得出好字的。中国书法史上有不少欺人之谈。“老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画、作字的确须要一定的胆量。平时做人绝不可“旁若无人”，要尊重身边的人，倾听别人的声音，接纳别人的意见。但作画时，尤其作大写意画时，正需“旁若无人”的胆量和精神。平时做人绝不可“目空一切”，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但书法创作时，尤其是作狂草时，正需“目空一切”。落笔的一刻，正如10米高台上的跳水

运动员起跳的那一刻，这时来不得半点犹豫，任何怯懦将使你功败垂成。实力相当的运动员，赛场上因胆大才能沉着、淡定，失误的可能性就小，摘取金牌的可能性就大。冷兵器时代，战场上实力相当的两军相逢，定是勇者胜。

写字、作画怎样才能胆大呢？聚之告诉你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经验、颠扑不破的真理——苦练基本功。用喝酒和装疯作邪来壮胆是靠不住的。梅兰芳、宋祖英走上舞台之前需要以酒助兴吗？郭晶晶、伏明霞走上跳台之前需要借酒压惊吗？任何桂冠艺术家、功勋运动员在台上那美妙的“三分钟”，都只能依靠台下那艰苦卓绝的“十年功”。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

有一位学国画的学生，拿启功先生作的一首诗给我看：

胆无八大(山人)大，
气无八大霸，
八大再来时，
还请八大画。

晚生我对启功老先生的字、画、诗、文向来十分佩服，十分喜欢。对于他那慈祥的面容、幽默的谈吐、谦谦的风范、谆谆的教诲总是非常崇敬、乐于接受的。但对这首小诗，却有一些想法。于是反其意另作一首和我的学生们共勉：



悲鸿此马，原为水墨画，聚之以布面油画作之，并题“伯乐识我否”。只此五字，马之精神倍增，作者之胆亦陡壮。

胆比八大大，
气比八大霸，
八大再来时，
一旁观我画。

徐渭、八大、石涛、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徐悲鸿……这些大师们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潜心学习的东西。但是不能被他们吓倒。切莫被任何人吓倒！

切莫被任何东西吓倒！只要后人肯下苦功，潜心努力，八大山人等大师们的绘画技巧完全可以学来，也可以超越，切莫被它吓倒。两条死鱼、一对怪鸟、大面积的留白、哭笑不得的签名落款……就能把我们给吓坏了？你有你的风格，我有我的特点。妄自尊大要不得，妄自菲薄更要不得。

常令聚之感叹的是聚之无二王法，但聚之有时也沾沾自喜——二王无聚之法。

对《兰亭序》要分析,不要盲目崇拜

你见过“天花乱坠”吗？若没见过，不妨看看《兰亭序》和古往今来的书法家怎样吹嘘《兰亭序》就明白了：

“中国书法宝库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出神入化”

“风神盖世”

“绝妙千古”

“古今绝唱”

“天下第一行书”

.....

从唐太宗开始吹，真迹殉葬后，继续吹神龙《兰亭》：“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此后，神龙《兰亭》流传到谁手里，谁就大吹特吹一番。如元朝的郭天锡云：“书法秀逸，墨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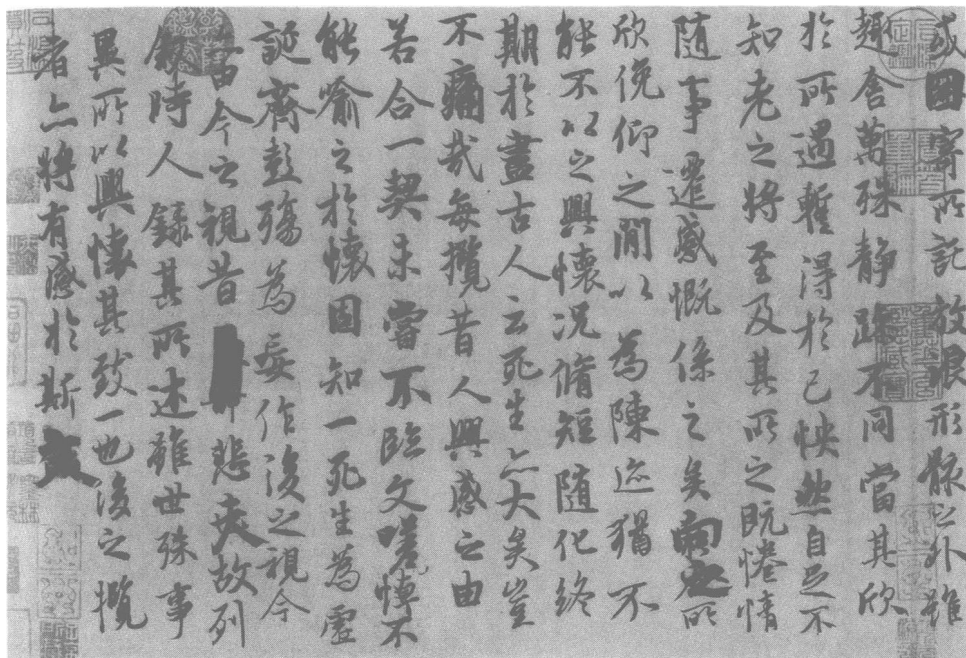
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毫铍转折，纤微备尽，下真迹一等。”幸好今天有了高清晰度的彩色复印技术，人人都可以将神龙《兰亭》置于案上仔细观摩：哪里有什么“墨彩艳发”可言，又怎样配得上“奇丽超绝”四个字？“锋芒毕露”明明是缺点，怎么就吹成了优点？郭天锡又何曾见过殉葬真迹，怎么就可以大言不惭地断定自己所藏的帖就“下真迹一等”？

从古到今，除了空泛地、不着边际地、玄而又玄地、天女散花式地吹嘘之外，从未见有人对《兰亭》作过中肯的、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有的书论家也说得很具体，但都是具体地胡说。例如：“《兰亭序》中有 20 多个‘之’字，个个结构不同，笔法不同，各有各的神韵。”大家都可以来数一数，《兰亭序》中并没有 20 多个“之”字，只有整整 20 个，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把这 20 个“之”字剪下来贴在一起仔细对比，充其量也只有五种笔法，五种姿态，何来 20 种不同神韵？如果说“之”字三画中某一画粗一点，某一画细一点，某一画短一点，某一画长一点就称是一种不同神韵，那么人人都可以写 200 个“之”字就能写出 200 种“神韵”来。还有更无聊、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如王羲之写错了字涂改之处，居然有人说“涂抹得宜，墨色浓淡分明，甚有层次，正如王维为岐王画一大石，信手涂抹便有韵致”。天哪，这也有得吹的，还“淡妆浓抹总相宜”呢。这不就连王羲之的脚丫子味也是香的了么！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养成了一些国人的许多劣根性。其中主要的一种就是奴性——习惯于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于人云亦云，这些人思想上已经不会独立思考，不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过去中国人吃够了盲目崇拜的苦头，为盲目崇拜付出过天大的代价！在中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加之誉，要想吹捧什么人、吹捧什么事，更是何患无辞。好在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其“辞”也多。为此，柏杨先生有“大酱缸”、“丑陋的中国人”之恨，鲁迅先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痛！

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回过头来说《兰亭》。一个众所周知的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派大臣萧翼到辩才和尚那里把《兰亭序》骗到手，死时又将《兰亭序》陪葬（见唐·何延之撰《兰亭始末记》）。故事是真是假暂且莫问。故事嘛，只要好听就行，认真不得。就像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姑且把已陪葬的那张被认为是王羲之真迹的《兰亭序》，简称为《兰亭》殉葬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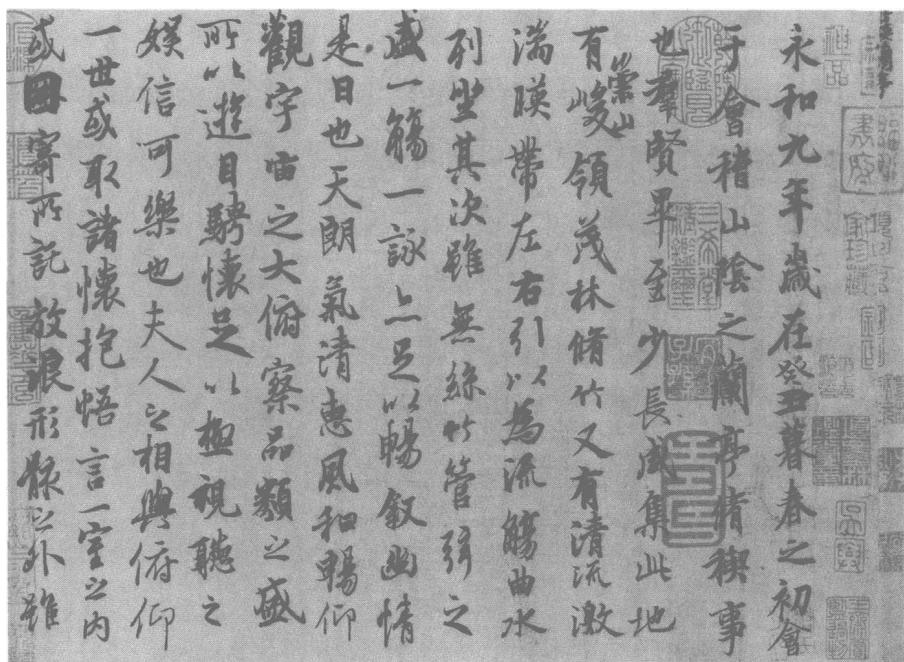
另有一个传说：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依据殉葬本临摹上石，刻成碑。此碑于北宋初年在河北定武（今河北省定县）被发现，后世称定武《兰亭》。（定武《兰亭》，自宋以来被无数次地翻刻了又翻刻，以至完全失真。原碑石已不知去向。原石拓本如同尺璧。）



传为唐·冯承素据殉葬本勾摹的《兰亭序》，世称神龙《兰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还有一个传说：唐代书法家冯承素根据殉葬本勾摹的《兰亭》，被后世公认为是众多唐人临摹本中最精彩、最得右军神韵、最接近真迹的摹本。篇首钤有神龙半印，世称神龙《兰亭》。神龙《兰亭》，传承有绪：由唐宫入宋宫，又经南宋绍兴内府、元·郭天锡、明·丰坊、项元汴、清乾隆内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被历代后人摹之再摹，以至完全失真、俗不可耐的神龙《兰亭》摹本，不可胜数。）

宋、元、明、清直至今日，定武《兰亭》、神龙《兰亭》的“山寨版”满天飞，这是大家亲眼所见。而《兰亭》殉葬本是否为王羲之所书，学术界仍大有争议。因而有学者认为“《兰亭》无真迹”，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王羲之写的所谓《兰亭序》。

从宋朝起，就已经有人怀疑《兰亭序》是伪托之作。清·曾廷枚编撰的《楔帖绪余》收有南宋·姜夔《兰亭考》一卷，文中已怀疑《兰亭》为伪作。姜夔何许人也？南宋一代词宗，能诗善词，精通音律，更精研右军书法，墨迹有《保姆帖题跋》传世，书论有《续书谱》传世，时人誉为“诗家之杜工部，书家之王右军”。

清代的李文田（1834～1895），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书法造诣颇深，精魏碑，善行楷。李文田认为《兰亭序》是伪托之作，理由有三：



(一)有一本著名的古小说集叫《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主要记载东汉至晋代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后来梁·刘孝标为这本书作注释，所引用之书达400多种。其中也引用了王羲之这篇文章，题目是《临河序》而不是《兰亭序》，也并无世传《兰亭序》中“叙怀”那一大段文字，所增之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故唐以后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唐人所见之《兰亭》已被大幅窜改过。

(二)兰亭会仿金谷园会，序文亦模仿石崇的《金谷序》。《临河序》与《金谷序》之内容、篇幅相应、相类。而世传《兰亭序》与《金谷序》文次、结构均不相合。

(三)《世说新语》的注中引用王羲之的《临河序》，其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添加右军文集之理。

据此，李文田断言《兰亭序》并非出自羲之之手。

李文田在《定武兰亭跋》中还有一段话：“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故世无《兰亭序》书。文尚难言，何有于字。”李文田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这是时代为之，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兰亭序》连文带书都是假的。

1965年夏，当代学者郭沫若（诗人、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光明日报》及《文物》月刊发表论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全文